

康德的理性神学

〔美〕艾伦·伍德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康德的理性神学

〔美〕 艾伦·伍德 著

邱文元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4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康德的理性神学/(美)伍德著;邱文元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ISBN 978-7-100-10594-1

I. ①康… II. ①伍…②邱… III. ①康德, I.
(1724~1804)—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412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康德的理性神学

〔美〕艾伦·伍德 著

邱文元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0594-1

2014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 $\frac{1}{4}$

定价: 19.00元

目 录

序	1
引言	4
1. 上帝的理念	17
纯粹理性的理想	21
所有可能性的根据	65
神的属性	84
2. 三种有神论证明	102
康德的策略	104
本体论证明	108
宇宙论证明	138
自然神学证明	146

目 录

结语	166
索引	172
译者后记	178

序

9

这本书是在翻译伊曼纽尔·康德的《哲理神学讲座》的时候开始构思的。一开始是作为该书一个组成部分的评述进行构思，这种评述通常是作为译者从事虽然重要但无人领情的任务——使一些重要著作对那些不会或者没有时间阅读原文的人可以便利的阅读——的报偿而强加给读者。但在写作的过程中，这篇评述本身变成了一本薄书，现在看来最好是单独出版。

康德的神学思考或一般宗教主题的思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实践的或者说道德的，另一个是理论的或形而上学的。很清楚的是，对于康德自己来说宗教问题的道德维度是最为重要的，他认为对于上帝存在和其他宗教问题上的道德立场是唯一能获得积极成果的选择。不过，由于其原创性和内在的哲学优点，由于其历史影响力以及对中世纪和现代哲学史上理性神学传统的透彻阐明，康德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或理论沉思也引人

入胜。康德哲学的这个方面的沉思，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对康德道德信仰内涵的恰当品评，也是十分重要的。

10 在《康德的道德宗教》一书中，我专门考察了康德关于宗教问题思想的实践或道德方面。但是，当从这个角度梳理康德哲学的时候，我不禁关注到，康德所期待的有道德倾向的人从其困境中获得的具体的宗教结论，恰恰是一个久已存在的形而上学和理性神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无疑康德对这个传统已转为批判的眼光，但是，归根结底，他和他所批判的形而上学家们一样，彻头彻尾地从属于这个传统。康德宗教信仰的内容，到头来十分依赖于他在理性神学领域里理论研究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从其自身来说，是极端谨慎的、试探性的和怀疑论的。我认识到，只要我们没有顾及到康德关于我们的最高存在者的概念的理性起源、内涵、地位的常常是极度抽象、晦涩、深刻的沉思，我们就不能得到对康德关于宗教主题的思想的全面的和通贯的理解。因此，用对于康德理性神学的研究来补充我早些时候论述康德道德宗教的著作，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本书的主题，无论如何，不能归属于在学术文献上得到过度研究的一类。康德著名的对三种有神论论证的攻击，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这是事实。即使如此，在我看来，人们对康德这个领域的很多观念普遍存在着误解，并且（如我证明的那样）康德对这些证明进行的批判的哲学意义常常被估计过高。

至于康德理性神学的积极和建设性的方面，情况恰好相反。甚至至少有著者肯屈尊自己，来谈论“纯粹理性的理想”的开头部分，或者同情地解读《纯粹理性批判》遭轻视和忽略的这一部分中，简单地和晦涩地表述的艰难推理。讨论康德理性神学的唯一一部英文专著，是1929年F. E. 英格兰 (F. E. England) 《康德的上帝概念》(*Kant's Conception of God*)。他由以出发的立场，既没有对康德的特别同情，也没有对那些有兴趣对哲理神学必须要说些什么的当代哲学家的特别同情。几年前英格兰著作的重印，使我相信存在着对康德哲学这一方面的英文著作的需求。当前的这本书就是为了满足这个需要的一个打算。 11

这本书的许多要点，受益于我与别的哲学家的讨论，特别是与肯尼思·尼尔森 (Kenneth Nelson)，卡尔·吉内特 (Carl Ginet)，罗伯特·斯托内克 (Robert Stalnaker) 的讨论。可是，他们中无人阅读过手稿的任何部分，即使阅读过，他们也可能认不出自己的贡献。我也要感谢我的妻子雷佳 (Rega)，感谢她对我所有工作的持续不断的支持，还要感谢我的儿子亨利，要等到我写完这本书后他才出生。

艾伦·W. 伍德

伊萨卡, 纽约

引 言

康德通常不被看作一个神学家。事实上，由于他的富有深远意义的对公认的上帝存在证明的攻击，在人们记忆中，康德主要是一个自然神学传统批判者的形象。康德与传统关系的流行观念，海因里希·海涅给出了最有说服力的表述——他把康德描绘成一个神学上的罗伯斯庇尔，一个无情的、残酷的和不屈不挠的上帝死刑的执行人。无疑，康德宣布否定知识只是为了为信仰保留地盘；在海涅描述的故事中，康德最后也大发慈悲，为了安慰他的老仆人兰佩，至少从道德的角度上许可了上帝存在。但是，在海涅和后来的大多数读者眼里，康德在实践哲学中取消其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破坏工作的企图，既是不成功，也不像他对传统有神论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破坏那样符合其典型的性格。^①

^① 海因里希·海涅：《德国的宗教和哲学》（*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著作全集》（*Gesammelte werke*），古斯塔夫·卡佩勒斯（Gustav Karpeles）编

海涅的想象的确包含了重要的真理成分。作为启蒙运动的热情的支持者，康德毫不犹豫地表明了他对教权主义和传统的教会制度的不信任态度。对任何歧视人类理性和企图剥夺理性对思想和行动的合法主权的宗教信仰，他都是激烈的反对者。16 对康德来说，唯一可接受的宗教是纯粹理性的宗教。康德本人蔑视一切诉诸我们病态情感的信条，特别是蔑视纵情于神秘通神学的“狂热”主义。只要其启示的内容与人类从理性能力自然发现的原则一致，康德也愿意容忍那些建立在特别的神圣启示之上的宗教信仰。当然，由于康德反复地和公开地抨击当时宗教制度中的“对上帝的迷信的伪侍奉”，他关于宗教问题的写作，最终被普鲁士大臣沃尔纳（Johann Christoph Wöllner）所禁止。

在自然神学领域，康德也是经院哲学理性主义传统及其拥有上帝自然知识断言的深刻的批判者。在第一批判的分析篇，康德证明人类的认识能力是限制在感觉世界中的；在同一著作的辩证篇，他系统地批判了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克服这个限制的企图。自然，康德批判的直接目标，是18世纪德国的理性主义者，例如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和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登。但是，在广泛一些的意义上，他所抨击的传统可以上溯许

（柏林，1887年），第5卷，第95及以下各页。参考英译《德国的宗教和哲学》（*Religion and Philosophy in Germany*），约翰·斯诺德格拉斯（John Snodgrass）译（波士顿，1959年），第105及以下各页。所有从德语、法语和拉丁语译出的译文都由我自己所译。标准版的英文翻译也为了读者的方便而引用。

多世纪。在这个传统中，从希伯来一神教继承下来的宗教观念，在希腊流传下来的形而上学中得到表述和辩护。并且，这个传统不仅在现代科学革命面前存活下来，还从中获得了生命力。（在这一点上，不应忘记的是，康德所知道的三种主要的有神论证明，与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理解的是，体验到康德对传统神学攻击的同代人，甚至半个世纪后的海涅，都会陷入深深的困扰。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海涅称康德为“世界毁灭者”——“思想王国中最伟大的毁灭者”，^①真是没有夸张。

可是，就在同时，海涅的解释完全忽视了康德对他所批判传统的深度同情。康德的确排斥了这个传统中的上帝存在论证，也对它拥有神性思辨知识的主张转持怀疑论的态度。但最终，除非从有神论出发，否则康德就根本不能设想人类的处境，并且，除非以经院理性主义传统的方式，否则他也不能思考上帝。康德对传统的批判，并不包含哲学家本人要粉碎其智识世界的意图，也不以摧毁其思想王国为目的。不可以设想康德会游离这个智识世界，就像他不会远离他的故乡柯尼斯堡的周边那样。完整的和全面的考察可以发现，他的哲学事实上几乎把这个思想的传统王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因为，康德的真实目的不是摧毁神学，而是用一个批判的神学去取代那个独断的神学：把理性神学从一种自负的思辨科学变成一种对人类理

^① 海涅：《著作全集》第5卷，第98页。参考《德国的宗教和哲学》英译本，第109页。

性不可避免却永难解决的问题的批判检讨。这个批判的神学，不过是我们在自律理性指导下的道德志向的表达途径。

神学和理性固有的辩证法

在康德看来，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根基都可以追溯到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来——即超越理性的界限寻求人类有限性永远不可企及的知识上的完整性。这种徒劳却不可避免的追问的机缘，是康德称之为“理性的理念”提供的。理念这个词，是康德相当自觉地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的。^①它指称那些我们的理性能力先天构成而没有可能的经验与其相符的任何概念。我们之所以对理性的理念感兴趣，是因为它似乎可以通过为我们经验中以某种方式“有条件的”给予我们的一批对象或一系列对象提供“无条件的”前提，而为我们的知识赋予完整性。 18

《纯粹理性批判》的辩证篇提出了这样的理念的一个完整系统，并且致力于系统地驳斥与其相联系的虚假知识。理性心理学的伪科学建立在简单、不可毁灭（因而不朽的）的灵魂基础的理念之上，这个灵魂基础作为我所有的思想和内在经验依存的实体，作为其先前的必然一致性的解释根据，支撑着我所有的思想和内在经验。这个理念为我们内在意识生活中互相限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 313/B 370；《全集》（*Gesammelte Schriften*），柏林科学院版，第3和4卷。

制和互为条件的多样的现象指示出与其相关的“无条件者”。或者，假装科学的纯粹理性宇宙学把与我们在经验中遇到的各种回溯的序列相关的无条件的完整性理念当作它的主题。它关注时间中必然开端的理念，或必然不可分的实体的理念，作为与事件的时间条件序列相关的“无条件者”，或者一个给定物质实体可能遭遇的分割集合的序列的“无条件者”。在康德的自我意识、时间空间和物质实体的理论中，这些理念中任何一个都不表示一个可以与任何可能的经验相符合的对象。因此，在康德的认识论中，所有理性心理学和理性宇宙学探究这些对象的属性或甚至确认其存在（或不存在）的努力都是没有希望的而被放弃。

除了理性心理学和理性宇宙学的伪科学以外，康德也考察了理性神学要为我们提供关于最高存在者的存在和属性的先天知识的自负。大概而言，据康德说，必然存在者的理念，发生于理性宇宙学，当我们企图思考与其存在在因果关系上或然地依赖于其后面的事物的事物序列相关的“无条件者”时。但是，作为无限完满的存在者或“最实在的存在者”的最适当的上帝理念，是我们的理性以相当不同的方式构造出来的：它出现在我们试图设想事物的“通盘规定”——对它们的无条件完全的知识，或者属于它们的所有属性的通盘详述——的诸条件的过程中。再简单一点说，康德的理论认为，由于一个最完满存在者的理念在它自身包含了每一种可能的完满或实在，那些能属于任何可能事物的属性的完整集合，在理论上，可以通过

限制或选择上帝属性的适当方式来规定。因此，上帝的理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仅仅是抽象的）“所有可能的质料”的概念，一个一切可能的事物的所有属性原则上都可以从中派生出来的源头的概念。实际上，我们的有限理性的确无从接近这一源头，而我们对事物属性的规定，必须以经验知识逐渐累积的过程推进，这个过程总是与圆满完成相距甚远。然而，只有我们有能力形成某种我们的任务完成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概念（无论如何模糊和不恰当），我们才能清楚地意识到我们这方面的有限性。这样，我们就相当自然地产生了最高存在者的理念，在康德看来，如果我们能够详细地认识它的所有属性，这个最高存在者就能使我们完成对任何其他可能事物的通盘规定。

上帝的理念是理性的一个必然性的理念，并且，康德只是向我们对这个理念的内容的自然兴趣和关于是否存在与其对应的一个对象的我们的理论上的好奇心表示尊重。正如我们在他的《哲理神学讲座》中看到的，他相当程度上是同情地参与了理性神学的传统探究。他甚至认为一定数量的上帝理念的内涵和我们在其中必须要思考的属性是能认知的，尽管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几乎所有这些知识都具有纯粹的否定性质——这些方面的一种知识，在其中有限的、感性的（因此，对我们而言是可正确认知的）事物的各种各样的特性不能正确地归属于一个最实在的存在者。康德只与那些妄称把神学从理论上的好奇心的必然对象变为一种思辨科学，一种关于上帝的得到证明了的学说的那些人，存在真实的争论。因为，康德不仅认为这样的

知识是我们无法获得的，而且他也相信，从道德的观点看，假设其知识可以获得，将是对人类困境的根本歪曲。

道 德 信 仰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康德写道：“由此我必须否定知识以便为信仰保留地盘；因为形而上学的独断论，即无需对纯粹理性的批判就可能在形而上学中取得进步的成见，是无信仰的真正根源，这种无信仰是非常独断的和与道德相冲突的。”^① 海涅的想象的真正肤浅之处就表现在这里，表现在他把这个观念看作后来添加的、对宗教正统的没有诚意的让步，或者是对那些不能接受一个没有上帝的宇宙所需要的精神上的冷酷的人（像老兰佩，或者像海涅自己，至少是在他的知识生涯的这一时刻）的感伤主义的让步。恰恰相反，一种理性宗教的信仰态度构成了批判哲学的基础，构成了批判哲学对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的设想，这个有限的理性存在者以道德自律为其使命。

在康德看来，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尊严，存在于这个存在者是一个自主的行动者，和作为规定其自身使命的理性法则的自发源泉的事实之中。换句话说，对人来说，至善并不存在于建立自己与从外面加给他的（自然的、社会的或超自然的）命令

^① 《纯粹理性批判》，B xxx。

的和谐之中，相反，存在于生成他自己的命令系统并自由地将其强加到自己的行动和世界之上。可是，人类同时又是有限的，从属于一个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能受它的理性选择所影响的自然世界。就是在这个世界，人类行动者必须努力实现其自律理性为其设定的目的。诚然，他的自主选择的能力并不取决于自然规律。但是，他的道德筹划和目的的命运——只有一种虚伪态度才能使他对之漠然处之，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不能控制的外在世界的运转方式。因此，道德主体必须关注自然的进程与他的道德目的最终是和谐还是冲突的问题。因为，如果不存在这种和谐，那么理性人的道德关切就是空洞的，并且他的最大努力也注定要在荒诞和非理性的世界中流产和失败。设想一个非道德的世界秩序，的确不会去除我们对道德法则的内在意识。但却使我们与道德法则一致的有目的的行动变成非理性的。如同康德解释的，如果我不能相信道德和自然的最终一致性，“我将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本性和它的永恒的道德法则，我将不再是一个理性的人。”^① 21

任何此种极端的结论能否被证实可能是不清楚的。但是要想弄明白康德为什么相信其可能，我们必须注意康德认为使有理性目的的行动成为可能的那些必然条件。康德坚持的观点是，只有一个人相信这个目的通过他选择的行动进程有实现的可能性时，这个人才可能理性地行动以实现预先的目的。例如，

^① 康德：《全集》，第28卷，第2集，第2部，第1072页；英译《哲理神学讲座》，第110页。

假设有人教我一种很复杂和困难的纸牌游戏。我掌握了游戏规则并且也玩了几次，每一次都输掉了。出于失败引起的懊恼和对胜利的渴望，我把游戏继续玩了下去，五十次，一百次，每次都以失败为结局。最后，教会我游戏的那个人对我的挫败表示了同情，提示说他只是和我开了个玩笑。他解释说这个游戏是如此设计的以致不能获胜，并且进一步向我证明了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只要我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个游戏是不能赢的，为获胜而继续努力对我来说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还坚持着一个信念（不幸是错误的），如果我把游戏继续玩下去，我最终可以获胜。但是，一旦我被劝知游戏玩不赢，我继续玩下去，或者至少是以获胜为目的继续玩下去，就不再有任何意义。这样做，如果不是彻头彻尾不可能的，也是非理性的。总之，康德

22 主张，我不能理性地坚持对一个目的的追求，除非我相信通过我追求这个目的的行动我至少有获得它的可能。

在他的道德信仰的论证中，康德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翻转。因为，他主张道德法则给我们指定了一个我们的理性本性要求我们追求的终极目的或至善（*summum bonum*）。可是这个目的的某些要素（例如在理性存在者之间按照他们的道德功绩的比例分配幸福）只有在假设自然规律和道德理性最终和谐的前提下，才是可以实现的。这样在我按照道德的要求行动、追求至善的时候，我就理性地持有了对这种和谐的信仰。

从理论的观点看，这种信仰一定是毫无理由可言的。通过经验性证据或思辨的论证都不能对其加以证实或否认（据康德